

草木乡下

露珠儿是草木的钻石，总喜欢在野草尖，树叶上玲珑剔透地昭示着，那一份晶莹的心属于早晨，属于乡下。

故乡的村子总是隐在绿树间，有斑驳的老墙，有发黑的茅草，有白墙黑瓦，有土坯瓦舍，几代人的梦想都在这里浓缩，每一栋房屋都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片，注释着乡下的风情。河流怀着乡下的柔肠，有情有义。小径是乡下的情思，多愁善感。风里雨里，草木味的乡下是美的。

春天，万物复苏，百花盛开，乡下的每一个早晨都如树梢新发的芽苞，地上刚出的草尖，■嫩的、绿绿的，淡淡的鹅黄点缀出小村的新意，这时候，可以忙春耕，耕田耙地，下秧施肥。小麦开始返青，野草也挤着疯长，陪大人拿着锄在麦地里锄草时，分不清麦子和野草，小草长得太狡猾，不仔细辨认，总会有麦苗冤枉地死掉。百花盛开的时候，满树粉红，成片的洁白，屋里屋外，到处弥漫着清香。偶尔会有调皮的那枝，会把成簇的花朵托到你的窗前，足不出户，已是满屋花香。野外，那些知名的，不知名的野花也热闹起来，一簇簇，一株株灿然地怒放着，散落在田间地头。草软软地铺在脚下，旺盛的生命织就了厚厚的绿毯，有野菜、有野花，入味的、入药的，乡下人分得清。牛羊都有了好去处，它们啃下一段岁月，一片绿意，夜晚的时候，慢慢咀嚼。

开秧门是乡村的仪式，鞭炮的落红似落花流水，该落下的落下，该流走的流走。那一声炸响让农忙惊慌地跑出来，乡亲们的腰弯成一张弓忙着栽秧，银镰飞舞成弯月收割麦子，日夜变得■糊，挥洒的是汗水，收获的是喜悦，如火的阳光

下，能拥有一片树林，拥有一片绿荫，哪怕能在厚厚草甸上躺一会儿，尽情地享受劳累之后的那会儿安然。有了风，有了雨，草木开始肥实，酷暑难耐，乡下开始穿行于树木间，村庄静谧，更有攀登的草长在瓦片之间，招摇着三伏天薄薄的蝉鸣，岁月如钩，蓬勃的野草挥着衣袖，和庄稼一起舞蹈，热浪流经乡下，追忆滚圆的与西瓜中那颗红心，日子甜美看，与草木为伴，尽享乡村的韵致。

大雁飞，秋草黄，树叶翩然。一切都成熟了，乡下的院子里香了苹果，熟了鸭梨，甜了枣儿，成串的梅豆，碧绿的丝果都踩着草儿的肩膀，在季节深处丰硕而去。叶落树林瘦，那一袭秋风，一片白霜，让枝间的柿子红如灯笼，照亮秋草老去的人生，落叶从高处跌落，砸在老得结籽的野草身上，软软的，彼此相惜，互相安慰，默默等待来年的又一次苏醒。也可以用镰刀砍了，作为生火的柴禾，噼噼叭叭炸响在炉堂之后，化作炊烟，直起腰走向远方。也可以一把火点了，变成一片灰烬，细致的心充满温暖。

雪花是冬天的精灵，漫天起舞时，枯草已枕雪而睡，只有村边的树扭动着枝叉在寒风中呼啸，池塘里都结了冰，屋檐下挂满了冰凌，太冷了，乡下的草木之人围坐在火炉边，燃一两个树根，添几个树枝，碧绿的火苗驱赶着寒冷，通红的火星照耀着一张张沧桑的脸，伸出手烤着，暖暖的草木热了老屋，泪水从屋顶的茅草上悄然滴落，酸了小村的心。

野草纷繁，养育了乡下的牛羊。树木厚实，馈赠了大自然的甜美。春夏秋冬，草木乡下在变换中调和着农家滋味，遥远的乡下，草木还在生长。



作者简介

潘新日，男，六十年代末出生，先后做过教师、机关干部、记者，山东大学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在读学员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河南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山东文学》《当代小说》《意文》《莽原》《西藏文学》《大众散文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东京文学》《河南诗人》《躬耕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大河报》《诗潮》《西藏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散文》《湖北日报》《青海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《吉林日报》等全国四百多家报刊，发表诗歌1000余首，中短篇4个，散文600余篇。先后获宝石文学奖等30余个奖次，作品收入多种版本，出版散文集《秋红》、诗歌集《一树槐花》、小说集《黑枪》。

细雨杏花白

雨是夜晚下的，滴答滴答地在梦里轻走，早上开门时，想不到一夜的雨竟浇开了满树杏花，一树一树的洁白，煞是好看。

这时候，拿着刃到后园砍一棵长长的青竹，找一根大针，用老虎钳弯成鱼钩，用一条线一穿，系在竹梢之上，把麸皮用水和好，团成团扔到杏花树下的池塘里，而后，端坐在树下，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。

雨后的杏花清香怡人，淡淡的水雾泛在平静的池塘里，水蜘蛛迈开细长的腿在水面上奔跑，不小心被贪吃的白条鱼张开嘴吞进肚里，留下一圈圈细小的涟漪和几个小小的水泡。斑鸠在杏花隐着的叶间低鸣，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在桤间闹着，似乎连叫声都带着幽香。

我最喜欢在这样的花境里垂钓，可总有那些淘气的鸟儿会不小心把啄掉的花片从嘴边滑落，洁白的花片翻飞着跌在水面上，引来一群小鱼闻着花香嬉戏。接着又是一片，不停地落，仅仅一早上，水面上飘满了带露的花片。

鱼儿开始上钩了，我把鱼一条条地拉出水面，偶尔也会把鱼钩甩到杏花丛中，拽下好几朵带蕊的花朵，我想，此时的鱼钩是带着花香的，鱼儿肯定爱吃。有时候，使的劲太猛，鱼钩和线都会被缠到花枝上，任凭我怎么拽都拽不掉，没办法，我只好爬到树上，折断树枝，在地上把线解开，才能接着钓。

邻家小妹也是爱花的，她个子小，也不敢爬树，就搬来椅子拣最矮的树枝拍，往往这时候我是最乐意帮忙的，我哧溜哧溜地爬到树上，把开得最密，开得最旺的枝条折下来，交给她。看着她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，摆在窗台上，陶醉地样子让人心醉。肯定的，她家的屋里一定会清香余。

老人们把牛牵到池塘边，牛把头伸进飘着花片的水里，咕咚咕咚地喝着，那份满足也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才读得懂。花香的早晨，一切都是那么甜美。

回去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全村子的杏花真多，家家户户都有。有的，把开满杏花的枝条都举到二楼的窗台上了，不用提，这家主人打开窗户定会迎来扑鼻的清香。也有的，长长短短的杏花枝漫出了柴门、土墙，花香在院外芬芳着。

雨再次落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二楼上课，课间休息时，我们发现村里的杏花仿佛被水刚刚洗过似的，白得无暇，白得照人，那条被杏花铺就的出村道路上，细水不仅浇开了杏花，还浇开了朵朵七彩伞花。

